

眼睛被蒙上的时候

□程然

城国王拉伊奥斯，之后他被忒拜城人民拥戴为国王，又娶了他的亲生母亲伊俄斯卡特为妻，然而这一切俄底浦斯并不知晓，等到真相大白，俄底浦斯羞愧难当，刺瞎了自己的双眼，这就是古希腊著名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《俄底浦斯王》中的故事。我一度想不通，俄底浦斯为什么要刺瞎自己的双眼，这个故事如果让中国人来写，一定是让俄底浦斯拔刀自刎，或者投河自尽，这种乱伦之罪，天地不容。但是，在古希腊人看来，这是神对人的不满和捉弄，自以为聪明的人类想挑战命运，岂知命运是人的眼睛永远看不透的，弄瞎自己双眼的俄底浦斯不愿再面对现实，只得在命运面前永远闭上自己的眼睛，而所谓的乱伦只不过是神的障眼法，以此对自命不凡的俄底浦斯的羞辱罢了。

所以，古往今来，人们总想有一双看透世界、看穿命运的眼睛，于是，佛教创造了一个名词叫“天眼”，又称“天天眼”。天眼为佛教所说五眼之一，《大智度论》中说：“于眼，得色界四大造清净色，是名天眼。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，若近若远若粗若细，诸色莫不能照。”意味天眼能看见地上地下、过去未来、宏观微观，开天眼就成为佛教徒追求的人生理想，天眼难开，然慧眼可期。“慧眼”也属于佛教五眼中的一眼，《维摩诘经》中说：“实见者尚不见实，何况非实。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见，慧眼乃能见。而此慧眼，无见无不见。”意思是，肉眼所见，慧眼能见，而慧眼能在肉眼不见处，见到一切，这有些玄虚的意思，被那英唱的那首《雾里看花》通俗化了，歌中有那么几句：“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。”这首歌当然不是为佛教而写，乃是阎肃先生为1993年“3·15”晚会所作，晚会让他写一首打假歌，结果他写了这首《雾里看花》，而歌中的“雾”恰恰就是当时充斥于市面的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之迷雾，它们蒙骗了消费者，成为一种顽疾。然而，经销商深知，人的眼睛是最贪婪的，由此发展出一套号称“眼球经济”的推销观念，谁抓住了人的眼球，谁就抓住了购买力，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广告应运而生，至于广告包装下的产品的质量如何，那就看你是肉眼还是慧眼了。

总归，肉眼也好，慧眼也罢，有眼就好。小时候做过一个游戏——蒙眼捉人，被蒙上眼睛的人傻乎乎地伸着手，茫然地四处摸，耳边听到的是不断逃离的戏弄声，谁都不想被那个被蒙上眼睛的人。所以，除非不得已，人是绝不愿意被蒙上眼睛。眼下，我就处于不愿意而不得已的境地。

在医院住了两天，做完所有的常规检查，又将病房的天花板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，并且确认白璧无瑕之后的第三天上午，一辆手术车把我推向手术室。一路上听着吱吱嘎嘎的车轮声，眼睛留恋地望着走廊上方一段长长的白，最终在一片绿的颜色下停住。医生说，把眼睛中的脂肪脱落物去掉是个小手术，我相信，因为比起开膛破肚来伤口确实小，但细想，与心、肝、肺相比，眼睛的重要性一点不在它们之下，可以割一个肾，切一叶肺，去一个胆，但是眼睛是一只也不能少的，它不仅

事关视力，而且关乎形象。所以，躺在手术台上，心里难免紧张。医生一边说放松，一边给眼睛点药水、打麻药，然后用一种工具将眼眶一点一点撑开，在医生眼中我的眼睛此时一定“瞪得比铜铃还大”，我虽然看不到，却想起“目眦尽裂”四个字，它们出自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，书中说，樊哙进入项羽的军营，用盾撞倒卫士，“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”，以表示对项羽的极度不满。我想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“目眦尽裂”，但是医生一定不会从我茫然无神的眼中感到极度不满。想着，就真的放松了。眼睛虽然睁着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耳朵就特别敏感，听得见器械轻微的叮当声，医生交流的低语声，还有凑近我的眼睛观察的呼吸声。嗅觉也被激发了，时不时闻到一丝烤肉的焦香，医生说是在用激光焊住毛细血管。就在对肉体的遐想中，手术结束了，用两块纱布蒙住眼睛，我被推出手术室。

我的眼睛拒绝了世界，或者说世界拒绝了我的眼睛，我回到我本身，成为一个纯粹的我，当我躺在病床上，一些从未体验的感觉出现了。一直以为，视觉是空间的，听觉是时间的，蒙上眼睛才明白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眼睛睁着是空间的，眼睛闭上才真正进入时间。因为，当睁着眼睛时，眼睛一直在看，忙个不停，空间占据了我们的精神，时间就被忽视了。而当眼睛被蒙上，闻到香味，不知道是哪种花；听到声音，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；尝到味道，不知道是什么食物；摸到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物件。视觉屏蔽了，其他感觉大大削弱，甚至失去了价值，随着人的空间感的消失，人慢慢坠入永恒的时间之流中，而且因为眼睛不再忙碌了，所有的神经和细胞就为时间所占据，时间被伸得特别的长，病床就成了时间之流，人在其上漂流，水流得很慢，生命也特别的轻。这难道就是当代人所期待的慢生活吗？

然而，更奇妙的一幕发生了。左眼，千百扇窗次第打开，眼睛追着打开的窗户，想要看到窗户之外的东西，但是窗户不断打开，无穷无尽，而你永远被关在窗户之内；右眼是千百朵次第绽放的花朵，不是桃花或者梅花，花型较大，像菊花或者芍药，向着眼睛扑过来，而眼睛像个黑洞，将它们一一吸入，无休无止。窗户和花朵一律是灰色的，冷漠而诡异——莫非是眼睛对空间的想念？其实不需要眼睛回答，一尿急，我就产生了从时间漂流中赶紧上岸的需要，由此悟出，生命是时间的，而生活是空间的。你要撒尿却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，你听到送饭的服务员在叫喊，却找不到饭盆，你要喝水，却摸不到杯子。当你被蒙上眼睛，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无法实现，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另一双手，一双帮助你的手。当你睁着眼睛时，你不会注意别人的手，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，那双手是粗糙还是绵软，是冰凉还是温暖，你不知道，甚至也不想知道。但是，当眼睛被蒙上，有一双手伸过来，给你送饭、递纸巾、扶你如厕、牵你散步的时候，你才明白人对另一双手有多向往、依赖和依恋。有了另一双手，在一片漆黑的世界中，你才不孤独。

人生在世，有一次蒙眼的经历，真好。

丁香一样的雨巷

□陆小鹿

去苏州平江路的时候，天空中正飘着微雨。前一天晚上，我宿在肖家巷一家“明式书斋”主题的客栈里。老房子古色古香，我注意到门旁还挂着一把油纸伞。

那天晚上，我就祈祷最好明天能下点小雨，撑着油纸伞走在古巷里多有江南的意境。

次日清晨，睁开眼，窗户外上朦朦胧胧的，呀，果然下雨了。我撑起油纸伞就去了平江路。

江南的小雨，细细密密，打在青石板上也溅不起什么水花。窄窄的一条平江路，每隔几米，地上就安有一个小音箱，来回播放着姑苏评弹，软软酥酥的，仿佛刚刚喝下的一碗糖粥，贴心又润肺。

平江路两侧，开着一些小店铺，名字都相当有意味，叫人过目不忘。有一家叫“上下若”，三个字写成甲骨文，意为天地人和，四方依顺；有一家叫“桃花坞”，妩媚中透着丝绵软。然后，走着走着，我就猝不及防看到“丁香巷”三个字。

我一下愣在原地。这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吗？眼前这条巷子，悠悠悠长的，此刻就在雨水中寂寥地淋湿着。我撑着油纸伞站在巷口，虽然没有丁香一样的颜色和芬芳，但在此一刻，我情不自禁将自己代入了诗中。

一直很喜欢《雨巷》这首诗，婉约清丽的诗风，弥漫着淡淡的忧伤。春天时，我在网上回看了《经典咏流传》第二季，在第八期节目里，看

到赵照抱起了一把吉他，深情唱起了《雨巷》：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/彷徨在悠长，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/结着愁怨的姑娘/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/丁香一样的芬芳/丁香一样的忧愁/在雨中哀怨/哀怨又彷徨……”赵照的歌声，哀而不伤，没有炫技的高音，浅浅的吟唱，反而营造出一种朦胧之美，打动人心。

《雨巷》写于1927年，那一年戴望舒才22岁。彼时，大革命失败，作为一名有志青年，他迫切想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前途到底在哪里，心中充满对未来的迷惘和惆怅。悠长的巷子，丁香一样的姑娘，太息一般的眼光，代表了诗人一颗忧郁敏感的心，蕴含着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。这首诗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的音律美，重复回环的字眼使得意境成倍增长。因为这首诗，戴望舒被人们称为“雨巷诗人”。

实际上，平江路的丁香巷并非戴望舒笔下的雨巷，诗人本身或许没有来过苏州丁香巷，他写的应该是别处的一条小巷。然而，在这个微雨的清晨，撑着油纸伞的我意外邂逅到丁香巷，由丁香巷三个字联想起雨巷，这份欣喜还是令我激动了许久。

经典之作，也许平时像静水一样深流，但在某个时刻，当你重新想起它，心湖一定会划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

水绘园风景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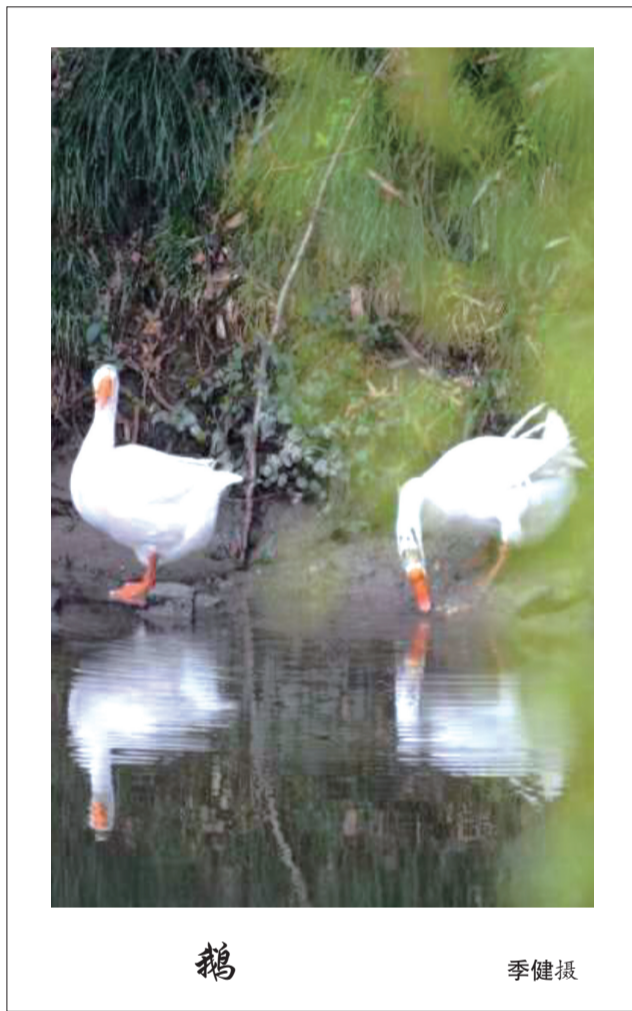
□陈正言

富丽堂皇的深宅大院
古朴典雅的亭台楼阁
门前一对石狮静矗立
威严地守卫着水明楼
楼下洗钵池碧波荡漾
见证着久远的历史变迁

傍楼的水绘园
杨柳青青，芳草萋萋
茅舍幽幽，红莲依依
秦淮名妓董小宛
如果才子冒冒昧昧，曾经
隐居在园林的烟雨中

吟笺赋笔，犹记燕台句
三百年流传的爱情传奇
和那不屈的民族精神
在世人心中代代相传
董糖的香甜酥脆
至今仍是回味无穷的美食

时光流逝，沧海桑田
楼空人去，旧游飞燕能说？
只有——
洗钵池的轻浪，日夜滋润着
岸边的园林楼台
水绘成一幅悠远壮丽的画卷



鵞

季健摄

警察“蜀黍”提醒您：您懂得



@所有人

文明行走

- 步行出行时在人行道内行走
- 横过马路时走人行横道（斑马线）并快速通过
- 遇红灯时站在斑马线顶端的人行道上等候
- 不在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内行走
- 不站在机动车道内招停公交车、出租车